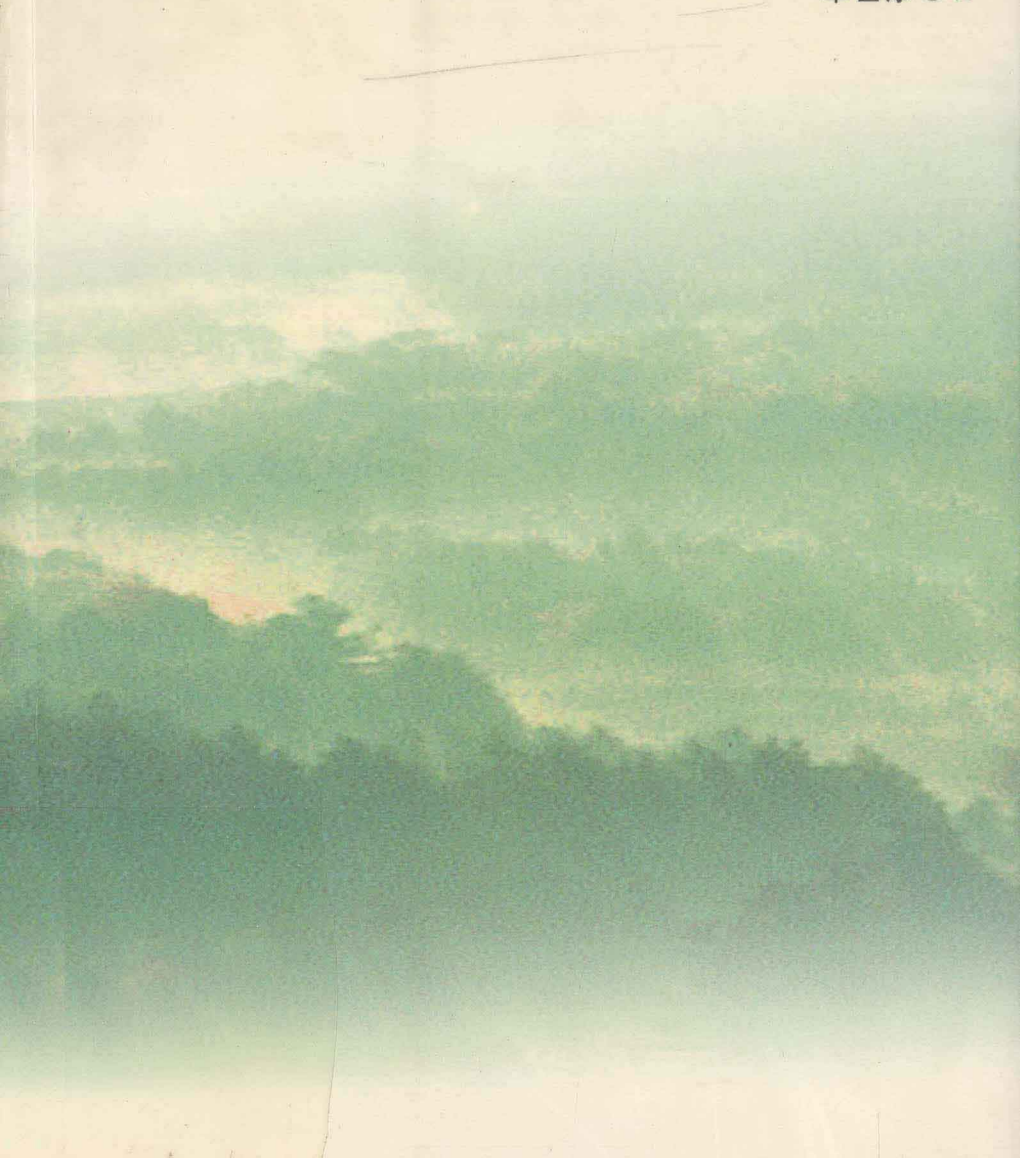


绿色·人类的生命

章世添◎著



人民出版社

绿色·人类的生命

luse renlei de shengming

章世添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姚劲华

封面设计:李 刚

版式设计:艾琳工作室

责任校对:赵立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色——人类的生命/章世添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
ISBN 7-01-004173-3

I.绿… II.章… III.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2330 号

绿色——人类的生命

LUSE——RENLEI DE SHENGMING

章世添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90 千 插页:4

ISBN 7-01-004173-3 定价:20.00 元

性情中人的激情文字

——文以代序

认识章世添已然多年了。1981年，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南方福州首先冒出来一个《中篇小说选刊》，不仅开了全国选刊之先，还一度成为了百花中的玫瑰。我当时是以中篇小说写作为主旨的作者，蒙该刊错爱，几乎是不间断地转载我发表在《收获》、《十月》、《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当时与我打交道的首任编辑，就是满口福州话的编辑章世添。

该怎么说呢，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根桑木扁担——拧种。比如，人家大刊物已经过了目的文字，他有时还提出来要动点小手术，他那口气不是与作者商量，颇有一锤定音的霸气。我虽然劳改多年，但生活艰辛还没磨掉我的认真，因而在两个星球相撞时，难免火星四溅。我说：“你要改动，就别转载了。”他说：“不转就不转。”电话断了。可是选刊出版以后，我发现他们还是转载了我的小说。当然了，我不同意动的文字，有时他听了我的；有的时候则是“牛不喝水强按头”，他硬是给我改动了。奈何？

此事，曾一度引发我的不快。但是随着这种碰撞与磨合，反而让我认知了章世添，是个爽快淋漓的汉子。给我留下最

最深刻印象的，是在1989年冬时发生的一件往事：当时文坛有个威风凛凛的文痞，作品没有几两重，可是却大摆天字一号的架势，章世添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福建把电话打到京城，把那位文坛官痞骂了个狗血喷头。有一次，因为稿件事宜，我与他通电话时，核对此传闻是否属实时，他说：“维护正义犯法吗？你老兄可能还不知道，早在1965年的文革前夕，我就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提出过长达万言的批评。当时谁有那胆子？我有！当然啦，招来的后果是灾难，说我是‘炮打中央首长’，因而饱受了关押、拷打的皮肉之苦；可是这些都没能改变我的血性。只要看到丑恶，我就失去自控能力！”

所以将这段历史的生命自白写在这里，不是可有可无的——性情中人写性情文字，可谓这本书的书魂。也许其中一些篇章的文字表达，还欠缺炉火纯青的火候；但是我更看重是作者燃烧的激情，其中不仅是人质透明的自白，深藏着他内心深处永不褪色的爱憎。与姚文元笔战的文章自然不必多说了，其他随笔、杂文以及实录生活的报告文学中，冷色和暖色可谓泾渭分明。因而，在我阅读这些文稿时，经常会暗自窃笑：在时尚中人文分离的今天，这小子还在恋栈人文合一，着实有点痴，也有点傻。其实这正是章世添文字可贵之处，文学不是垃圾箱，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倾倒的，章世添书中的文字延伸了文学道义，这是该书的一个特色。

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他还能抽出手来干他想干的事，像个文学跑道上的马拉松长跑者一样，在稿纸上刀耕火种，以求得春华秋实自慰其心，这种精神并不是每个文化人都有的。《绿色，人类的生命》这个书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就

是作者的自画像——不然的话，他哪有这份激情和冲动，因而我把他的文字，看成是生命中流淌出来的心泉。几年来，章世添出版了好几本书了。在此，为他写序的同时，向他这种不知疲惫的奋斗精神表示一个友人的敬意。

序文忌长，就此搁笔。祝世添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2003年初冬于北京

目 录

性情中人的激情文字从维熙

人生感悟篇

艰难的跋涉者	2
五台山行	29
从《海瑞罢官》的辩论中想到的	55
邓小平的伟大战略思想指引改革开放胜利之路	74
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	77
诉讼,为了讨回正义	85
诽谤·诬陷	89
绿色·人类的生命	93
人与环境的谐调——(一)香港印象	96
人与环境的谐调——(二)城市绿化	101
人与环境的谐调——(三)城市交通	105

师友缅怀篇

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怀念项南同志	……112
高风亮节,永驻人间	……117
人民的骨鲠之臣——怀念黄明同志	……122
永远的探索者创新者——怀念陈荒煤老师	……127
深切怀念谢泉铭同志	……134

人物风范篇

齐鲁文化的骄子李存葆	……138
“大墙文学”的开先河者——从维熙	……145
沧州好汉蒋子龙	……150
疾风劲草知贤亮	……161
梁晓声,人民赤子	……170
授徒传艺四十年——记“福建梅兰芳”郑奕奏	……177
张火丁与《江姐》	……183

艺海拾贝篇

《中篇小说选刊》创刊号编后语	190
《东方》创刊号寄语	192
《环球真报》发刊词	194
《镇长》编后记	196
涓涓细流汇百川	199
一棹逐波行	203
跳跃的绿波	205
殷切的期望	208
今夜偏知春气暖	212
花簇的怀念	215
春风吹绿江南岸	218
艺海缀珠录(一)	222
艺海缀珠录(二)	226
艺海缀珠录(三)	230
艺海缀珠录(四)	234
艺海缀珠录(五)	237
艺海缀珠录(六)	240
试论文坛上的“四大名旦”	244



人生感悟篇

艰难的跋涉者

——全国一个最穷县的父母官

一、随风满地石乱走

下了飞机，乘上车，就急匆匆上路，直奔甘肃省的环县。

去环县，有几条路径：从兰州经平凉、西峰、庆阳北达环县。从西安经西峰、庆阳北达环县。从银川经吴忠，南抵环县。甘肃省地形有趣得很，东西走向，像一柄琵琶。但又像一架锚爪，环县就在北翘的爪上。或者不雅一点的比喻，有点像带腿的鸡爪，环县就是那个拇爪。

说起陕甘宁边区，那是海内外人士无不知晓的革命老区，其具体的地点，即为延安地区的志丹、吴旗等，榆林地区的靖边、定边，宁夏的盐池，甘肃的环县、华池等地。那地方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极度的贫穷，是人们所想像不到的。所以长征的终点站，就落在陕甘宁边区，这样的环境是最适于开展

革命斗争。史称,三十年代初,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进入环县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10月,在环县和盐池惠安堡之间的山城堡,打了一仗,从此胜利结束了长征。从1935年迄今,有了近六十个年头;从1949年迄今,也有了四十五个年头。历史走过了不算短的岁月,据说环县仍然十分贫穷,是全国二十六个最贫困县之一,一直列为全国重点扶贫县。

我们走的是银川线。驱车南行,一路上黄沙莽莽,荒地接云天。树木稀少,草丛零落,走了好长的路,还看不到一处村落。就是看到了村庄,也只有几户人家,都是沙筑的墙,低矮简陋的土屋。那地理环境,既无发展农业的条件,也无法发展畜牧业。那沙漠,带有黄土的粘性,所以看上去似沙似土,非沙非土,是十分贫瘠的黄褐色沙土。

唐人岑参有诗云: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岑参发出千古浩叹: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岑参写的诗不多,而他写的边塞诗,意境雄浑,凌厉悲壮,气吞长虹,为千古绝唱的名篇。初读他的诗,就被他描述的那种壮丽而凄厉的景象所深深震慑,心想,这种狂风怒吼,飞沙走石,真有那么回事么?笔者近几个月,在陕甘宁几个地方走了走,才深深地体会到,岑参当年在西北军旅生活中,对当地气候的险恶、环境的恶劣、以及艰难的军旅生活有真切的体验和了解,才能写出这样浩瀚壮烈的诗篇。陕甘宁一带也有一句顺口溜: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沙打墙不倒。

狂风之下,石头乱走,笔者未亲身感受过,而小小的一阵风,就会刮得飞沙蒙蒙,遮天蔽日。风再大一些,就变得伸手

不见五指,不一会儿两耳就会塞满尘沙。而这沙也怪,居然可以打墙(不是它掺了多少黄土)。秦时孟姜女故事,徭夫用沙筑不起城墙,当地又采不到石头,误了期要杀头(他们在鞭笞之下筑城,比死还难熬)。孟姜女和他们一道,对天哀哭。这一哭竟感动了上苍,于是半夜雨雪纷飞,第二天他们欢天喜地,以手加额,庆贺侥幸。他们马上溶雪浇沙,一浇即固,赫然一座长城。定边、宁夏都有沙筑的长城残迹,低矮而丑陋,每隔一段,兼有烽火台。你可以想像当年徭夫的艰难痛苦和挣扎干活的凄惨情景。你也可以体会到那统治者的残忍凶戾,顽愚可恶。那低矮的沙墙,怎么可以抵御北方匈奴的马队呢?

现在农村里老百姓还用沙打墙。

至于遍地不长草,你不用考察论证,抬眼望车窗外,极目所至,荒凉得令人心紧。据说环县还要贫困,你的心不由就会往下沉。

公路还好,车跑得飞快,几个小时后,到了吴忠。过了吴忠就是盐池,出盐池就到了环县。

吴忠十分热闹,房屋建筑也很漂亮,在南方算不了什么,但你一想到住帐篷的西夏王,你就会被深深触动。它不是海市蜃楼,是荒漠上一块绿洲,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常常从电视上看到宁夏自治区党委,抓改革开放,进行各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活动,吴忠的繁荣,就是他们的业绩,就是宁夏走向繁荣的模式。

听说环县的县委县府领导们,也在拼命脱贫致富,陕甘宁都在脱贫致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应会给他们带来花团锦簇的繁荣前景。

二、想到了范仲淹

到吴忠，是下午五点，本想在吴忠打尖，品尝吴忠的风味小吃。听司机说，到环县还有四个多小时行程，而且路上不好走，我们想，不如趁着天未黑，多赶路。于是，司机又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马不停蹄地往前趲赶路程。

一路上仍然很少见到村落，仍然是草木稀少，仍然是一派荒凉。一两间沙墙土屋，如大海上飘漾的落叶。尽管如此，你见到它，也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发人感喟。眼睛盯着它，会想得很多很多。

天擦黑时，过了盐池进入甘肃省地界、环县最北端村庄——甜水堡。

甜水堡的水一点也不甜，很涩，而且缺水！我们草草吃了饭，又乘着朦胧夜色赶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从银川去西安的长途卧铺客车。客车而有卧铺，早不是过去马车时代可以比拟的。又想，为什么不走定边延安线，而从甘肃入陕呢？是不是那一条路更远？更难走？

看不见山峦，黑黝黝的，有一种诡秘和恐惧感。那车，又似乎走的下坡路。向下滑行，再向下滑行；急转弯，又急转弯。前后左右看不见村火，益发增加了诡秘和恐惧。

一处急转弯，强大的离心力，把我们从座位上掀了起来。望着前面汽车灯影里泛着的茫茫白色，你以为是一条岔道，或者是路边一块荒地，不少司机迷糊于这种错觉，恍惚中来不及急转，把车直冲过去，当时他们可能这么想，大不了是越道吧，殊不知那是悬崖，是深坑！据说此处断送了多少司机

和车辆！

为什么不竖一排涂漆警告条纹的石柱？为什么不沿路种些树木？真穷到这个地步？

还没从夜间紧张行车的挤压中挣脱出来，司机说，环县到了！

环县，二三灯火，笼罩在夜的神秘中。这就是环县？在南方，哪怕是小村庄，远远望去，也是星星点点，闪闪烁烁，透出夜间的热闹。现在不到十点，如果是一个东南沿海县城，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那更是灯火辉煌，歌舞犹酣。

这里，却这般的冷清寥寂，使你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和忧郁。

住进宾馆，服务员十分热情、诚恳，立即给我们打水洗脸。一问才知道，停水两天了。因为这里水质不好，蓄水池沉积淤沙泥太多，要进行清除。

上好的白毛尖绿茶，味道清淳馥香，留芬舌尖，久久不去。但用这里的水冲饮，却品不出茶的味道，只有一种带咸味的苦涩。

这苦涩，却牵动了我的另一种苦涩，一种深思的苦涩。这深思的苦涩，待见到环县的父母官——县长卢建敏时，胸中更是荡起了不平静的涟漪。

卢建敏个头很高，脸膛方正，今年四十一岁。不是文弱书生型，也不是剑眉、豹眼、威气逼人、英武伟岸型。很平常普通，说话时脸上挂着笑，随和谦让。虽然没有任何让你一眼不忘的个性化特征，但他的谈吐、气质、思想，却深深地刻进你的意识里，让你牵肠挂肚、神思萦绕。

1971年，卢建敏在镇原一中高中毕业，即留校担任团委

书记,半年后调到镇原四中当副校长。又过半年,调镇原五沟当公社党委副书记,这是他从政的开始。四年后,调到镇原上肖公社任管委会主任,又过半年,升任党委书记。这时他才21岁,一直任职到1983年他离职到省党校学习为止。1985年党校毕业,到镇原县当整党办公室主任,1986年调到庆阳县任副县长,这是他父母官生涯的开始。这一年他31岁。1989年任庆阳县常务副县长。庆阳县是专署所在地,在贫穷的西北地区,还算得过去。1992年,专署调他去当环县正职县长,正儿八经的七品正堂。但极度贫穷的环县,却让他望而却步,不是七品的父母官对他缺少魅力,也不是他年长体衰,力不能支。卢建敏中学毕业,走进宦途,应该说是很顺利,升迁得也比较快,是属于春风得意马蹄疾那一类的干部。升得这么快,并非他有什么政治背景,有什么老革命的本钱,也不是他拥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在科学文化上有过什么突出的建树,他更没有过英雄豪举,立了奇功,应该奖赏给他这样的官位。他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高中生,平平常常的家庭出身。他的面前没有坦途,没有捷径,他是本分人,更不会要什么权术。那他凭的什么?他凭的是真诚、是勤奋、是毫不犹豫的献身精神。他坚定地执行上级的政策和指示、虚心学习、尊敬领导、团结同事、努力工作。他走的是一条普通的道路,又是很踏实的、很真诚的路。对于别人,这是很容易、又很难,很近又很远的路。这条路,它的核心,是将身许国、许给社会、许给人民。不是为自己谋福利,而是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

话又得说回来,倘若环县只是一般的落后和贫困,作为一个父母官,知难而进,又有什么可推卸的呢?要知道,环县是全国二十六个最贫困的县之一!它的贫困情景,你运用怎

样丰富的想像,也是想像不出来。你听了别人介绍,间接认识它,你会猛地一怔,或者惊呆住了。你若是亲眼目睹(哪怕是走马观花),你也会瞠目结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愣怔、惊呆、瞠目结舌、噤若寒蝉,在这里真正找到了深切内涵。

环县在陇东黄土高原北部,恰在陕甘宁交界的组上。总面积 9236 平方公里,总人口 30 万。境内为南北走向的山地,海拔在 1136—2081 米之间。年降水量只有 443 毫米,平均气温 8.3℃。

山地,意味着耕地面积少;低温、缺水,意味着发展农业条件恶劣。既然缺水,草木不长,且为山地,不像蒙古大草原,又无法发展畜牧业。那么,工业行吧?商业行吧?你如果作如此之说,人们一定会把你看成十三点、神经病,工业要原料、能源、交通,商业要有市场,要里外沟通,这些对环县,都是天外之物。

既然如此,环县不就束手无策,永无翻身之日了?

当然,话不能这么说,不是还有一句话叫天无绝人之路么?

应该说,情况是严峻的,卢建敏刚来那一年,财政亏损 780 万元,全县职工八个月没发工资。全县老百姓年平均收入 265 元,他和县一级领导的同事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拼死拼活,才提高到 491 元,年收入 491 元呀!那地方干旱严重,人畜饮水非常困难,水质极差(据说因为地下矿物的影响——居然还有矿产!环县应有一丝生机啊!)。人们常以为山青必水秀,这里的水可是一杯苦涩水!农业生产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弱,不堪一击。老百姓温饱是个大难题。70%的农户不通电,40%的村不通路。还有,那地方是老区,解放四十多年了,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感到欠了边区人民一笔债